

衣俊卿集

开放丛书 ● 中青年学者文库

ZHONGQINGNIAN
XUEZHENGWENKU

● KAIFANGGONGSHU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衣俊卿集

衣俊卿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 5 号

衣俊卿集

Yi Jùn Qīng Jí

衣俊卿 著

责任编辑:李亚展

封面设计:安家

责任校对:曾一丹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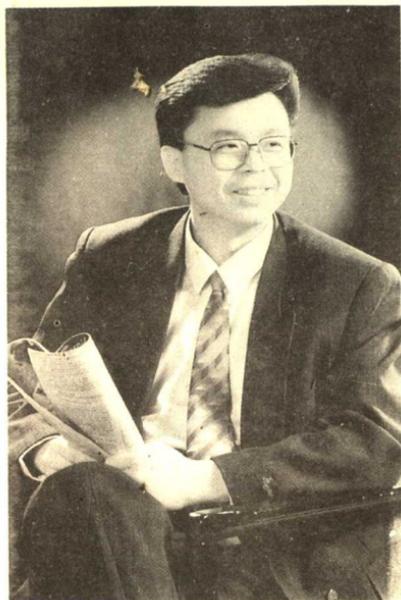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4.5·字数 330 千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16-2828-7/B·42 定价:16.00 元



衣俊卿

作者小传

衣俊卿，1958年1月15日生，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7年1月获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求是学刊》主编，并担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黑龙江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1990）、《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1993）、《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1994），译著有《日常生活》（1990），此外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致力于实践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哲学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以人的现代化为宗旨的日常生活批判开辟了文化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自序

这是我涉猎哲学领域以来结成的第一本文集，它记录了我十余年来在学术道路上留下的脚印。

步入神圣的哲学殿堂，预示着要体验一种深刻的人生。当然，就我本人而言，当初并不是由于执著的渴求，而是由于偶然的机遇使我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在1977年报考大学时，我更倾向于攻读经济和法律，只是由于当时参加录取的哲学系老师的“错爱”，我才投师于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哲学系，而实际上，我的高考分数已高于该校经济专业的录取分数线。然而，这一点并没有影响我四年的学业，也没有影响到毕业后我的哲学生涯。我对这一切无悔无怨。而且，我甚至感到，哲学王国或许是能够充分发挥我的才能的园地。从1982年1月从燕园毕业，到1991年底，刚好用了10年时间，我跨越了从哲学学士到哲学博士的学位间距，逐一攀登了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四个职称台阶，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的五六年间，发表了学术专著和译著多部，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逐步展开一种现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以一种独特的文化哲学视野探索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一块空白领地；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的日常生活批判。这些成果虽然还是粗糙和幼稚的，但是，对于一个只是由于偶然的机缘而步入哲学殿堂的初学者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应是忽略不计的。今天

回过头想来，我能在哲学领域中有所收益，不能不说是我的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的自律性人格使然，然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则与我在上山下乡、燕园求学、出国留学等人生经历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密切相关。

我于1958年1月15日出生于地处北国边疆的黑龙江省虎林县的一个普通干部家庭。1976年7月，中学毕业后，我到知识青年点下乡并任青年队长，那段经历对我今日的学术生涯有很大影响。当人被抛入直接的自然环境中，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生活的责任与重负形成一种直觉的、而不是深刻的体认。

当1977年底，恢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时，我顺利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前三年，我基本上是一个循规蹈矩地接受课堂和书本知识的好学生。大学四年级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当时成为哲学理论热点的异化理论，以及存在主义等当代人本主义思潮，促使我独立地进行哲学思考。这是我的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次较大的转变，由传统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向实践哲学的立场转变。临近毕业时，当同学们都纷纷忙于毕业分配事宜时，我坐在位于未名湖畔的图书馆写下了十几万字的关于实践哲学的手稿。虽然手稿中极力张扬人和实践的地位，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时所表述的实践哲学受黑格尔的泛理性主义影响较深，没有察觉到整体本位和个体本位的人之主体性的重大差别，因此，尚未走入人的存在的深层本质。

1982年2月，我被分配到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任教，到1984年10月，作为国家教委选送的进修生，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进修哲学。出于对实践哲学的关注，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实践派哲学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在通过塞尔维亚语语言关之后，我有幸同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c)、马尔科维奇(Mihajlo Markovic)、弗兰

尼茨基(Pledrag Vranicki)、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c)等十几位实践派哲学家结识,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特别是在导师穆尼什奇(Zdravko Munisic)的精心指导下,我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二战后南斯拉夫哲学家建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并于1987年1月23日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对于实践派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使我的学术思想发生了第二次较大的转变,从思维方式上表现为从黑格尔向康德的倒转,即从整体本位的人之主体性向个体本位的人之主体性的推进。这一转变对我的学术生涯有很大的影响,从此我的学术研究一直集中于思索康德晚年所明确提出的“人是什么”这一永恒的司芬克斯之谜。

1987年2月回国后,我继续在黑龙江大学任教,1989年晋升为副教授,1991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社会思潮等多门课程,从1990年起还先后担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的副主编和主编,主持这一学术刊物的办刊工作。应当说,从1988年至今的五六年间,是我比较多地通过专著和论文发表自己学术观点的时期,而在此之前,我只是较零散地发表过几篇论文。我的研究主要涉及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等领域。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表达同一个基本立场,即以总体的人为核心的文化哲学、一种现代哲学人类学构想,其具体表述形态为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的日常生活批判。

我以为,要研究人及其人的世界,要揭示人的本质和人在当代世界中的历史困境,就要以揭示人在不同领域中的存在方式为基础。我认为,对人类社会的把握,不能局限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实质上,在由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非日常生活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日常生活世界。因此,可以把人的活动领域,即人类社

会划分为三个基本层面：(1)最基础的层面是以个体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为主要内涵的日常生活领域，在此基础上，建构着人类的非日常世界。(2)中间层面是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化大生产等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3)人的最高活动层面是由科学、学术和哲学等构成的非日常的、自觉的人类精神和人类知识领域。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人在这些活动领域中的生存可以呈现出三种基本的存在状态。(1)自由自觉的或自为的存在；(2)异化受动的存在；(3)自在自发的存在。我近年的学术研究正是围绕着人在各种活动领域中所呈现出的这三种基本的存在方式而展开的。可以把我的初步研究成果简略地概述如下。

1. 实践哲学：对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方式的揭示

80年代是中国哲学界异常活跃的时期，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面寻求着哲学理念的突破与创新，到了80年代后半期，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哲学体系改革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理论热点。我回国后，很快投身于这一讨论，以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20世纪的哲学观念为依据，参与中国哲学界关于实践、主体性、哲学体系改革等理论热点的争论，主要目的是揭示人的实践本质，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存在方式。

从1988年起，我通过《‘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论实践的多重哲学内涵》、《马克思革命观的再认识》、《马克思学说的一体化及其实质》、《主体性——人之自我相关性》、《论人的自然》、《人的实践与人的世界的多重对应关系》、《论马克思从传统理性主义向现代理性主义的转变》等论文，表述了这样的哲学见解：以传统教科书为模本的、立足于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体系不能反映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精神,它忽略了人的实践本质,以铁的必然性湮没了人之主体性。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从本质上是讲是以人的解放或总体的人的生成为宗旨的实践哲学,是一种“实践——革命”一体化的学说。实践与革命构成马克思学说的两个核心范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是人的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活动,而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革,而是人的实践本性,即创造性和自觉性的真正发挥。在这种意义上,实践与革命就分别超越了传统认识论和社会学的阈限,首先作为基本的人本学和本体论范畴而占据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地位。

实践哲学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深层反思,是对人的形而上的和理性的探讨,它对于人的全部认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和基础性的价值。实践是人的具体特征和总体性的统一。以这一见解为基础,我们可以超越传统哲学流派关于人的认识的共同弱点,不再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区别于动物或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某一突出特征(如理性、意志、直觉、符号、本能等等),也不再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存在方式或活动的某一方面(如政治、自然活动、制造工具、文化建构、行为等等),而是揭示人的这些具体特征中所包含的总体特征,即以实践为根本的自由性、创造性、社会性、普遍性、目的性等。同时,实践作为人的本质规定,也是人“是什么”和“应如何”的统一,这既具有描述功能,也具有规范功能,因为,正是在构成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实践活动中,包含着人的超越与人的未来。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构成人的世界的总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分裂与统一都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展开。这样一种实践哲学为从总体上把握人的本质与人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深刻的见解。

2. 异化理论:对人的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的批判

我认为,人的实践本性,即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本质特征并不

标示人之万能,也不是在纯粹的理想国度中展开的,相反,这一本质特征是在人的异化受动的历史活动中,在人反抗历史困境的举动中,在异化与扬弃异化的相互交织中展现和生成的。因此,对于实践哲学的理解与建构不能停留于对人的实践本质的一般描述和探讨,而应深入人类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人的现实历史活动中揭示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实践本性的发达程度,以及人类社会的进化程度。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一个典范,它是实践哲学的直接的和具体的展开。

当然,今天我们对异化的理解不能停留于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对几种异化现象的揭示,而应当是依据异化理论所弘扬的批判意识,揭示人在现实历史与文化中的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我主要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来揭示 20 世纪的人类文化——历史困境和现代人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留学期间,我曾与十几名实践派哲学家广泛交往,回国后又与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A·赫勒(Agnes Heller)教授建立了通信联系,这些对于深入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是十分有利的条件。回国后的几年间,我先后发表了《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和《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等专著,以及《从总体上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化》、《马克思主义分化与危机问题的新探索》、《人的需要及其革命——布达佩斯学派‘人类需要论’述评》、《‘具体的总体’与辩证法——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初探》、《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范畴》、《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异化观》、《革命范畴的哲学反思——南斯拉夫实践派革命观述评》等论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宗旨并不是简单地介绍这些流派,而是为了加深我们对 20 世纪历史进程的本质认识。应当看到,

20世纪人类历史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内涵，一方面，以科学技术进步为背景，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从而使人的自由、创造性、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增强，但是，另一方面，人的异化也在普遍强化，人被自己的造物所困扰，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人几乎在一切领域都受着无形的异己力量的摆布。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在20世纪文化——历史背景下所进行的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批判等，从不同侧面所揭示的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普遍的文化——历史困境，以及人的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对于人及其世界所做的这种批判性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人类历史和人类精神的基本走向，唤醒人类内在的批判意识，促使现代人反抗异化、超越物化、向自觉的创造性的存在层面跃升。这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机制和内涵，也是实践哲学的具体展开。

3. 日常生活批判：对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的探讨

进入90年代后，当我把目光从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反思和关于20世纪人类普遍困境的揭示批判转向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思考时，我逐渐开始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开展日常生活批判，其宗旨是揭示人的自在自发的存在方式。

我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要建构关于人的完整的、总体性的理论，仅仅揭示人的自觉的和异化受动的两著存在方式还远远不够，人的生存还常常会采取另一种重要的方式，即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对于中国等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进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人们生存方式的本质特征既不是自觉性，也不是异化受动性，而是自在自发性。即是说，未经过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大潮洗刷的人们，其生存活动既很少体现为自觉的创造

与建构,也较少体现为异化受动的非本真的存在,而是表现为一种原初未分化的、自在自发的、重复性的生存态。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和实践的主要任务不是揭露和扬弃普遍的、人们已自觉地体验到的异化,而是促使这些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走向自由自觉。可以说,由传统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塑造的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是这些民族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主要羁绊之一。因此,无论从理论的完整性,还是从现代化进程的紧迫性着眼,在对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有了较为完整的把握,即对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方式和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之后,都有必要回过头来揭示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文化层面的问题每每成为理论和实践争议或环绕的焦点。这说明,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转变。梁启超的“新民”理论,陈独秀的“新青年”运动,以及其他许多努力,都在试图通过文化启蒙而打破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对于现代化的桎梏。但是,这些文化启蒙大都流于表面化,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文化启蒙并没有真正触及传统文化的根基。人们习惯于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哲学、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中揭示其文化特征或文化模式,这无可非议。但是,我在近年的研究中发现,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文化或传统的真正寓所或深刻根基不是由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领域和科学哲学等精神生产领域所构成的非日常世界,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世界。由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日常消费活动、交往活动和观念活动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凭借给定的归类模式和重复性实践(思维)以及血缘、天然情感、传统、习俗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未分化的、近乎自然的领域,它直接塑造了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这种自在自发的日常主体是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典型的活动主

体，它与工业文明所要求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非日常活动主体格格不入。因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要实现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必须经历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重建的过程，使人由自在自发的存在状态向自由自觉的存在状态跃升。这是日常生活批判的宗旨。

应当说，迄今为止，我在哲学思索中，花费最大精力所得到的最能代表我的哲学见解、最具特色的成果是日常生活批判。在国际上，虽然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列菲伏尔等人从不同侧面探讨了“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但是，日常生活批判还是一个相对不完善不系统的理论。而在中国哲学界，日常生活批判则属于一个空白领域，我现在正在尝试着进行的研究尚属拓荒和初创的工作。近两年，我主要以现代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哲学、民俗学、发展哲学（现代化理论），以及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列菲伏尔等人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探索为参考，已初步完成了日常生活批判的基础工作，现已发表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批判》、《人的现代化：走出日常生活的世界》、《从日常生活批判到哲学人类学》、《论日常世界与非日常世界》、《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等论文，并发表了26万字专著《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这本专著是国家教委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文明与日常生活哲学研究”和黑龙江省教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常生活哲学”的最终结果，也是我近年关于日常生活的文化哲学探讨的较为系统的成果，它是中国哲学界的第一部日常生活批判专著。

我将《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一书分做上、下两篇。在上篇中，我主要致力于建立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通过内涵与外延、时间与空间、结构与图式不同方面的探讨，对日常生活做出基本的界

定,揭示日常生活以重复性思维与重复性实践为特征的自在的活动方式,以传统习俗、经验和常识为要素的经验主义活动图式,以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内涵的自然主义立根基础,以家庭、道德和宗教为形式的自发的调控系统。在此基础上,我对日常生活世界做了类型学的分析,分别探讨了日常消费世界、日常交往世界和日常观念世界的结构和内涵,并通过日常满足、日常冲突、日常灾变等,描述了日常生活的一般运行。在该书的下篇中,我主要致力于建立日常生活批判重建的途径与模式,首先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文化学阐释,把自在的日常生活界定为传统文化的高所;其次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历史学阐释,揭示了原始日常生活、传统日常生活、现代日常生活的运演流变;进而对日常生活做了价值学阐释,揭示了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关联模式,以及现代化与日常生活变革的本质关联。最后,全书的落脚点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和日常生活变革重建,我试图揭示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通过对文化启蒙与现代教育的“二位一体”、社会运行机制的民主化、理性和法制化、价值的重新评估和深刻的社会重组等问题的探讨,设计中国日常生活变革重建的基本模式。

或许受文人容易看重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习惯的影响,我很相信自己正在进行的日常生活批判的价值。它不仅仅表现为对我国哲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的填补,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中国现代化具有实践意义。应当承认,推动我进行这项研究的主要动力不仅是理论的逻辑,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历史进程。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大潮的冲击下,在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进程中,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的沉重结构正在松动,在千百万普通人中正在悄悄萌生着走出日常生活世界、超越传统日常生活图式的历史冲动。这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由自然主义和伦理中

心主义向现代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转型的契机,成为中国人由封闭的和自在的传统日常生活主体向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现代非日常生活主体转变契机。因此,为人自身的现代化建构一种文化哲学,即日常生活批判,应是世纪之交中国哲人的使命。

4. 文化整合:走向现代哲学人类学

以上三个方面,即实践哲学、异化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代表着我的哲学见解迄今为止的基本演进历程:从对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的一般理论反思,进入到对当代世界范围内处于文化历史困境中的活动主体的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的揭示批判,再进入到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之中的中国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的具体的、变革性的探讨。

然而,必须指出,切切不可把我们所探讨的实践哲学、异化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视作三种不同的或彼此关系不大的理论,那样的话,我们得到的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见解。我在自己的各项目研究中,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表明,这三种表述只是同一个理论的不同方面,是从不同侧面对人的本质和存在的揭示,它们服从于同一个理论旨趣。我准备在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中,以自觉的方式展示这三种理论表述方式的本质上的一致性,从共时的和历时的两个维度对于日常生活、政治经济等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和自觉的精神生产三个基本存在领域中人的自在自发的、异化受动的和自由自觉的存在方式进行总体性研究,其结果既可以表述为立根于现时代的实践哲学,或者超越人类文化历史困境的异化理论,也可以表述为以日常生活批判为基础的文化哲学。总而言之,我们将得到的是一种关于人的总体性理论,因此,最恰当的表述方式是将之称作现代哲学人类学。

从共时态的角度来看,现代哲学人类学意欲在人的不同性质

的存在方式与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等存在领域之间建立复杂的、多维的、异质的关联。从价值学的视角看，人的存在方式的性质直接左右着人所建构起来的世界的性质。一般说来，与自在自发的实践活动直接对应的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它虽然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积淀的结果，但对每一个体而言往往具有类似自然的自在性质；与异化受动的实践相对应的是一个异化的世界、一个物化的世界；与自由自觉的实践相对应的则是一个环绕着人，并且为了人而建立起来的人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家园，按照人们通常习惯的提法，可以称之为属人的世界。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现代哲学人类学意欲通过对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三个活动层面，以及自在自发的、异化受动的和自由自觉的三种基本活动方式所进行动态的和历史的分析，揭示人类社会和人类个体的进步与发展机制。一般说来，从社会层面看，历史进步的机制就在于自觉的人类精神、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和自在的日常生活三个层面的同步进展，而真正的现代化体现为这三个层面由传统向现代的协调同步的总体性嬗变；从个体层面看，人的存在与发展，或人的历史进步的总趋势就在于不断打破给定的自在性和自发性，不断扬弃异己的受动性，扬弃异化，从而走向更大的自由和创造性，走向总体化。当然，这一切都表现为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

我认为，这样一种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建构不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哲学理性运演的思路，而且将代表一种具有现实内涵的文化整合。这一研究可以把对人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现实的文化历史探讨结合起来，把对世界文化历史进程的思考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构想结合起来，这既有助于使哲学走出纯思辨的理念王国，回归生活世界，又不至于使哲学消解于简单的政治注解和琐碎的实证研究之中。我的确希望，这一哲学人类学的思考将为世

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一种可能的和有希望的新视野。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我在这本文集的选材方面基本上是根据上述思路进行的。第一辑“实践哲学阐释”所集中的十余篇文章是80年代末我从形而上的层面反思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的主要成果；第二辑“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收录的几篇论文也是80年代末完成的，主要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评介研究而揭示现代世界中异化受动的存在状态；第三辑“文化哲学探索”所选的10篇文章是90年代初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致力于探索文化哲学的一个新领地：日常生活批判。其宗旨有两点：一是从实践上揭示人的文化模式转型的机制，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某种理论参考；二是从理论上揭示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为今后建立一种以总体的人为核心的现代哲学人类学而奠定理论基础，这是我近年将致力研究的课题。

衣俊卿

1994年12月于哈尔滨